

聊斋闲品

## 荀彧的远见卓识

◆ 王兆贵

在《三国志》中，陈寿对荀彧的评价很高，说他“清秀通雅，有王佐之风”。荀彧加入曹营后，首先提出了“奉天子而图冀州”的正确主张，为曹操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。

建安元年七月，汉献帝自河东返回洛阳。曹操拟议建都于许以迎天子，反对派认为，山东尚未平定，韩暹、杨奉刚把天子迎回洛阳，北面联合张杨，恐难控制。荀彧力排众议，劝谏曹操说，现今天子虽已返回洛阳，但那地方一片狼藉。义士有保全朝廷之心愿，百姓有感念旧主之哀伤。如能趁此机会，迎天子以从民意，是谓大顺；秉公心以服群雄，是谓大略；持正义以纳英杰，是谓大德。这样一来，天下即便有人不服，也不会受其所累，韩暹、杨奉之流岂敢为害？若不及时定夺，待他人生出异心，那时再考虑这件事，就来不及了。

于是，曹操采纳了荀彧的建议，到洛阳迎天子移都许昌。这让曹操在政治上占尽先机，形成了其他豪强无可比拟的战略优势。一时间，天下英才纷至沓来，“猛将如云，谋臣如雨”之说虽系夸张，但却能让人领略到“路线正确天下归心”的兴旺气势。

其次，荀彧提出了“深根固本致天下”的战略方针，协助曹操规划了统一北方的蓝图，制定了先后缓急的军事路线，并多次匡正进程中的偏差，深为曹操所赞赏。一支队伍能否立足稳固、发展壮大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方根据地是否牢固。若无巩固的后方和丰实的后备，再强大的队伍也难以继。因此，荀彧就像刘邦帐下的萧何一样，很少随曹操出征，更多的是“居中持重”，调度筹划军国大事。

兴平元年夏，曹军探师徐州征伐陶谦，兖州张邈、陈宫乘机倒戈，暗中迎立吕布。危急之际，留守兖州治所鄄城的荀彧临危不惧，沉着应对。他趁徐州刺史郭贡主意未定，劝退了兵临城下的数万人马，又派程昱晓喻东阿、范城守将，从而保全三城，稳住后方根基。否则，曹操将进退失据，陷入困境。

纵观荀彧一生，尽管他不赞成曹氏代汉自立，但他对曹操的贡献举足轻重，尤以荐贤举能为甚。跟随曹操南征北战的谋臣，多半是荀彧举荐的，而且个个是个拔尖人才。据《荀彧传》所述，他前后推荐的都是“命世大才”，如荀攸、钟繇、陈群、司马懿、郝昭、华歆、王朗、荀悦、杜袭、辛毗、赵俨、戏志才、郭嘉、杜畿等，个个都曾为曹操所器重，并屡献奇谋、屡建奇功。

那么，荀彧有何神通，能为曹操举荐这么多有识之士呢？

说起来，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。一个人，只有当他视野开阔、眼光长远、智慧具足、见精识精时，才能发现世上之奇才、人中之龙凤。就是说，能识得高手的人，自己首先必须是高瞻远瞩的高手，甚或是更胜高手一筹的高手。

荀彧正是这样一个为历代史学家所称道的三国第一谋臣。他不仅在政治上颇有建树，军事上颇有远见，而且在公德与私德上都为世人所景仰、所赞佩。

## 大言之下需谨慎

◆ 高玉成

楚汉争霸的时候，韩信先是投靠项羽，没受重用；又改投刘邦，开始也没受重用。有一次韩信犯法当斩，刀都架到脖子上了，韩信抬起头，对监斩的夏侯婴说：“上不欲就天下乎？何为斩壮士？”话说得很大，相当于说：“刘邦如果想取得天下，就非我韩信不可。为什么要杀我？”夏侯婴一听就被韩信的大话镇住了，又看韩信相貌堂堂，非等闲之辈，就放了他。后来韩信果然带领大军平三秦、灭齐魏、会师垓下，为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立下第一军功。

大约900年后的唐开元年间，类似的一幕再次上演。这次的主角是安禄山。当时，安禄山因小偷小摸罪当斩，临刑时，安禄山对他的上级领导张守珪高呼：“大夫不欲灭奚、契丹邪，奈何杀禄山？”话说得与当年韩信高度相似，张守珪的反应也与当年夏侯婴一模一样，真的刀下留人了。不同的是，当年刀下留人的结果，韩信帮助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；这次刀下留人的结果，安禄山发动了“安史之乱”，大唐王朝由盛转衰。

大言之下是否有大用，要看大言的目的是什么，有无真才实学。韩信韬武略，智多谋，是历史上著名的“战神”，出言虽大，但言之有物，话不落空；安禄山一肚子坏水，是历史上著名的阴谋家，他的大言是权宜之计，为的是留下一条小命，后来好干坏事。

战国时，赵括好大言，赵王不听赵括母亲的劝告，坚持让赵括替代老将廉颇带兵，结果40万大军被秦军坑杀。三国时，诸葛亮被马谡的大言迷惑，把街亭要道交给马谡守护，结果街亭失守，北伐失败。唐朝时，唐将李元平经常大言自己军事谋略天下第一，被派往汝州平定叛乱，结果叛军李希烈施小计便将其生擒，被后人笑为“大言不惭者终难践其言”的典型。

大言之所以容易迷惑人，原因至少有三：一是大言好听，都是别人爱听的话，容易满足人的虚荣心；二是大言来劲，听上去长精神来情绪，特别是在其他人保持低调谨慎的情况下，大言显得信心足、气势壮；三是大言诱人，美好的预期抛出来，能实现更好，不能实现至少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当然，这也很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。

大言之下不都是韩信，大言之下不都是安禄山，大言之下更多的是空谈误国的历史教训。遇到大言，不能只看好不好听，来不来劲，诱不诱人，更重要的是要认真评估是否可行。管不管用，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，既不能因大言耽误大才，也不能因大言耽误大事。

书人书话

# 田中禾的最后一篇散文

◆ 李勇军

2023年3月，田中禾先生的散文《我与家乡的塔》发表于《雨花》杂志。这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。想不到，这位蜚声海内的著名小说家，最后却以一篇散文在文坛谢幕。

“塔是故土的象征，是悠远的历史的象征，蕴藏着无穷故事，无穷幽思，无穷生生死死爱恨恨恨。”这是他的《乡愁四题·我心中的泗洲塔》的一段话。

泗洲塔，准确的名字应该是泗洲寺塔（塔前寺院叫菩提寺），但在当地，甚至于在很多文献中都被习惯性地叫作泗洲塔；它始建于南宋哲宗绍圣二年（1095年），明清两代几次重修，塔高五十一米，高度仅次于开封铁塔；塔体八棱，体量超过铁塔。它是“唐河县的标志”。

回乡的游子望见塔，就是回到了故乡。那是在1962年秋，田中禾与母亲告别故土后第一次回唐河。“那是我刚从大学退学之后，我们从驻马店乘坐班车西行。黄昏将近，尘烟里蓦然冒出一截枯树似的黑色影子，在天与地的浑蒙中兀立。母亲用肩膀碰我一下，低声说：‘塔。’我俩一齐伸长脖颈，透过车窗外迷离的暮色盯着泗洲塔伟岸的影子，随着车体的奔驰移转着身体和视线。我握着母亲的手，很久很久，谁也说不出一句话。母亲的喉间响着异样的喑啞，热泪立即模糊了我的眼睛，哽咽在胸中起伏。古塔呀我又看见了！你……”

想不到有一天，“家乡的塔”竟成为他的“工作对象”。当他出任县文化馆馆长之后，通过散开办借借书证，增加图书室的图书，极大地满足了县城读书人的需求。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：清理、盘点、收集了唐河县的大量文物，多方争取经费，在

省古建筑研究所文物专家的热情支持下，整修泗洲塔的计划得以实现。《我与家乡的塔》一文中，对当年修葺的情景有生动的描述：

“塔基拆开那天突降大雪。我赶到工地察看，发现塔体底部现出了须弥座，如莲花般捧着古塔，须弥座下隐约可见塔心地宫密室。我很吃惊，立即安排施工队连夜回填，避免地宫见到阳光。经过一夜施工，掩埋了须弥座，平整了地面，塔基恢复原有样貌。天亮之后，艳阳高照，天清气爽，地上的积雪反射出耀眼的亮光。那一刻，我和工地上的入全都露出了笑脸。

唐河县还有一座文峰塔。据老辈人讲，唐河县城是块地脚，河里涨再大的水也淹不进县城。“塔是船桅，文笔峰是船篙。”——这里的“塔”即泗洲塔，“文笔峰”即文峰塔。

被称为船篙的文笔峰，远没有泗洲塔神圣。它坐落在城东荒野里。没有寺院，没有任何陪衬，周围甚至连树也没有，孑然独立于东岗一处平台上。与泗洲塔相比，这座塔显得小巧玲珑，塔高、塔体容量上都没有泗洲塔雄伟气魄。这是明末清初一些文人自筹资金建造，以表达对本土文风文脉传承的祝福和祈愿。《我与家乡的塔》）

文峰塔下，是普通百姓的人间烟火。“在我从小长大的过程中，老家经常诱发着我的想象。我想象着在很早很早的从前，有一帮灾民，担着担子，推着手推车，携家带小，从遥远的北方来到这座县城。他们走出南门，越过城河，走过一座石碑搭起的小桥。向东望去，一道丘陵的影子隆起在东方天宇，丘陵上耸立着一座九层砖塔。沿着长满野草的土路走上冈坡，脚下是一片沟壑隔断的

荒野。这些外乡人在这外乡的荒坡里住下来，盖起房屋，种下树木，打下水井，搭起鸡舍、牛棚。文峰塔下有了炊烟，有了呼儿唤女的声音。他们操着和本地人不同的口音，在周围庄园里干活。人们把这地方叫作‘倚子营’。”（《十七岁》）

田中禾，原名张其华，1941年生。他们张家祖居南阳唐河县城东三里文峰塔下大张庄，即上面所说的“倚子营”。

关于家乡的塔，他还写过一首《癸巳榴月赠唐河电视台》：

牌坊长街戏月影，竹林青灯听钟声。  
倏忽岁月河不老，古塔又见新顽童。

这里还是要说田中禾先生的散文。1993年7月，田中禾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《月亮走我也走》，收入“落叶溪”系列一题，“青草地”系列五题、短篇小说《五月》、中篇小说《明天的太阳》等作品；而作为该集“代后记”的却是一篇感人肺腑的散文《梦中的妈妈》。

“小说家的散文”既联结着小说，又出乎小说之外。1985年，田中禾以短篇小说《五月》震惊文坛。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，他有过一段完全散文化的回忆：“那时我刚刚平反，重新参加工作，在故乡唐河县文化馆做创作员。失去了二十年大好时光，像急着赶车的人一样，一面拼命读书，一面充满激情地写作，常常工作到深夜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我和夫人轮流请假侍奉老人。”“这篇小说早在母亲去世前我已经构思好，并写出了开头，由于母亲病体日重，直到一年多后才重新拿起笔，把它完成。”“《五月》是母亲去世后我写的第一篇作品，其中融入了对母亲的沉痛思念，

至今读起来还能感受到亲情的涌动。”（《寸草六题·永远的告慰》）

母亲是家，而塔就是家乡，就是故土。家乡的两座塔与他的家族和人生结下深厚情缘：父母曾经安详地陪伴文峰塔长眠，他也有幸亲手启动泗洲塔的整修。“离开家乡后，有人传说，因为我把塔修了三层，得到佛的保佑，因此能连升三级，成了省里干部。我听了笑，这不过是家乡父老对一个文化馆馆长的褒奖。”

田中禾不断地把对母亲、对故乡的深情写进散文里，他也一直在耕耘着自己的散文园地。

2019年11月，田中禾《同斋札记》四卷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发行，除《落叶溪》所收为“笔记小说”之外，其他三卷《自然的诗性》《声色六章》《花儿与少年》均为散文随笔。

如果说2001年3月出版的《故园一棵树》是他探索“忆语体”写作的一本“小书”的话，那么2012年3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在自己心中迷失》则是一部厚重的“大书”。在这部散文随笔集的《后记》中，作家表述了自己对“散文”的理解与思考：“我历来主张小说家要慎写散文，散文耗气，容易磨损激情。随笔上了瘾，小说就会理性化。”又说：“其实散文随笔写起来并不容易，它是感性与理性的糅合，悟性与学养的融通，尤能暴露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字功底……”“待人处世虽然应该随和，做学问写文章却一定要谦恭。”文如其人。田先生本人就是一位既随和又谦恭的长者。

转眼间，田中禾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；这些天重读他的作品，始知散文创作也是这位著名小说家留下的一座文学富矿。

朝花夕拾

## 山城少年

◆ 吴赛

夏天，故乡的大山如同一块浸透水的翡翠，青灰色的轮廓被溪水浸过的宣纸，润着淡淡的夜色。忽然而来的雨水，惊起几声细碎的蝉鸣，在寂静的山谷里荡起涟漪，漫进我从小就听熟的山林的呼吸里。

故乡的大山慷慨而无私，他把每个时令都酿成捧在掌心的馈赠。山里的少年擅长攀树，眨眼的工夫，便到了树杈，摘果的小手被桑葚汁染得发亮；柿子宛如一盏盏火红的灯笼，随风摇曳；裤兜里的野山楂和橡子果相互碰撞，山风掀起装满野板栗的衣角，而怀里的红桃正渗出糖霜般的蜜汁，连沾在裤脚的草叶，都裹着野杏的甜香。大山不会让山里的孩子挨饿，但山民向来勤劳，他们坚信只有经过双手获得的食物，才更醇香持久。于是，他们用原始甚至笨拙的方式从四季里收获，用山泉水磨制豆腐，通过晾晒、吹风、出霜等多道工序制作柿饼和霜糖，坚持传统技艺酿造蜂蜜……繁忙的身影和岁月的陈酿，让平凡的食物总是带着浓浓的大山风味。

大山里的人们向来不需要时钟，他们的时间刻度藏在云来云去的缝隙间。城市喧嚣拥挤，故乡的大山则固执地保持自己的调性，清晨，雾霭蒙蒙，鱼儿在河里扑腾出的水花声，唤醒沉睡一夜的山谷，人们也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到了中午，山坳下的石磨豆腐作坊，氤氲的热气夹杂着豆香，山谷是藏不住的，香味借着山风传遍整条老街，唤醒了山民的味蕾。大山里的黄昏，是被山雾泡软的，月色、星光和点点烟火，让依偎在溪边的屋舍隐约可见。日子，如此周而复始。

大山也是求学起点的背景板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教室对面就是高高的山岭，很多个夏日闷热的午后，窗外飘着几朵白云，空旷的老街时不时传来一声蝉鸣，看着远处，常想翻过大山，看看山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。

这个愿望在多年后实现了，学生时代最后的求学时光给了长沙这座城市。当南下的列车切开

夜幕时，黏在皮肤上的梅雨水汽、热辣的食物、听不懂的湖湘俚语，处处充斥着与北方截然不同的景象。直到看到学院楼和宿舍楼在岳麓山葱郁间若隐若现，方才对这座城市有了一见如故的情愫，原来岳麓山早已等候多时，无论湘江东岸如何霓虹闪烁，他始终坚守屹立于河西，用千年文脉圈出一方静谧的求学之地。

人总是没由来地说起寻常小事，宿舍窗外就是大山，在东南的南方，在很多个宿舍学习至凌晨的雨夜，抬眼望见闪电映照出山峦苍劲的轮廓，山雨送来草木清气，仿佛穿越千年，忽而懂得为何古人在此讲学藏书。而无课的夜晚则是另一番意境。任窗外风卷雨帘，躺在床上听雨点砸在香樟与楠竹上，翻涌的泥土味和着各种植物的清香，格外令人心安，时间仿佛也在雨声里放慢了脚步。多年后，每次失眠时都会想到这个场景，雨雾中的书院灯盏，还有被雨声催眠的午后，以及还在熟睡的室友，彼时，却只道是寻常。

毕业如期而至，趁着水雾把岳麓山的轮廓酿得浓稠时，我踩着雨后的石阶向上，夏日的天色迟迟不肯暗下，我站在山顶一言不发，回忆这座城市经历的过往，有旧去的理想，有没有主题的故事，在青春里消失又沉寂，而这一切，大山记得。当最后一缕橙光沉入山脊，山风掀起我鬓角的碎发时，我知道在大山的见证下，我与青春完成一场盛大的告别，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理想与故事，早已在大山的年轻里长成了新的纹路。

如今，脑海中始终能看到两个重叠的身影，奔跑在故乡山径上的少年，与在山脚下读书的学生，两座山在记忆里长成对峙的峰峦，一座用果实的香甜喂养过童年，一座用千年文脉滋养了品性。在努力扮演大人的路途上，我们会有迷茫，如同孩童时代，赤脚踉跄地走在故乡的山梁上，望穿云海，一直在想山的那边到底是什么。或许没有人知道答案，但是我们依然要与这个世界不断交手，然后不知人间忧欢地奋力生长，山迢迢，最美好的一定是压轴的！

深刻的启示：事务无论巨细，皆有其因果脉络，唯有以匠心雕琢，不可潦草敷衍。而真正沉淀为生命印记的，是自此养成的思维习性——在求知与实践相遇时，必追根溯源、锲而不舍，纵是细若尘埃的疑点，亦不肯轻易放过。

为参透建筑工地塔吊的升降玄机，我曾手脚并用爬爬钢筋骨架，在呼啸风声里知晓那是液压的力量；为破解除草剂护苗的奥秘，更在春天的田野躬身比试，从草叶与药剂的秘密在泥土中显影：核心原理是利用作物与杂草在生理结构、代谢机制及施用方式上的差异实现靶向灭杀。在为焦作某村编纂村志做义工时，明崇祯六年石碑上一句“使非当年觅楼船而何以得登楼府也”的谜团，令我陷入久久困顿。典籍中“楼船”皆被释为“高首宽舷的战船”，然墓主乃豫北名医，与江河舟楫本无交集。辗转思索，莫非“借助船只游历山川以致长寿”才是真意？又觉似是而非，一位乡医在哪个年代是没有条件优哉游哉的，至定稿之前，这两个字仍然如鲠在喉。一天，忽有灵光乍现——医者仁心，舟楫载药上行，碑文不正暗合中药学“舟楫之剂”精妙医理吗！当谜底豁然开朗时，惊喜如泉涌：那“楼船”二字原来在巧借医典，将医术喻作渡人康健的舟楫，恰合墓主德高望重之名。

由彼时的“苏丹草”的探名，到后来“楼船”的方悟，这些被视作微茫的执着，恰似暗夜行路的萤火，看似微弱，却自有照亮方寸的磅礴力量；而将每一件小事追根溯源、探幽析微，便如同在时光长河中淘金，所得真知终将沉淀为生命的宝藏，供岁月反复取用，永不枯竭。



满室荷气（国画）冯杰

民间纪事

## 苏丹草给我的执着微光

◆ 翟幸福

以便执行”墨迹未干，担忧懊悔也涌上心头——团省委事务千头万绪，怎会为一乡野疑问拨冗？可翌日清晨，邮递员竟送来回电：经请教省农科所专家确认：苏丹草，禾本科高粱属植物，即豫西俗称之“茭草”。

茭草！这个名字如故乡炊烟般熟悉。生产队的玉米地边缘，年年都有一个倔强的绿影，它不惧旱瘠，根系深扎黄土，籽粒饱满，金黄可收，是牲口冬日里难得的精料；穗茎脱粒后，人们缚成笤帚，在沙沙声中扫尽院落尘埃；而它挺直的茎秆有着明显的节间结构，有的长度可达70厘米，在纺花车的年代，人们将片状棉花裹缠在茭草茎秆上，搓成捻子备纺。原来这默默无闻呵护田畴的“老相识”，竟背负着“苏丹草”这般宏大的使命，还要远赴甘肃扎根荒漠，化作防风固沙的绿盾。任务进展很顺利。团员青年们穿梭于青陌间，采撷的不仅是草籽，更是一份赤诚的青春誓言。那些茭草籽最终装进麻袋，踏上去西去的列车，而我始终记得它们被装入麻袋时簌簌的声

响，像细碎的叮咛，又像无声的承诺。

后来，我也到了团河南省委工作。因公赴甘肃出差时，陪同的团甘肃省委的同行带我踏访绿化区，指着山峦间挺拔的柏树林笑道：瞧，你们支援的柏龄已长成绿墙，防风又固土，遗憾你们支援的那批苏丹草肯定是早已化作牛群的口粮，融进甘肃大地的血脉。他们笑问：“可惜吗？”我摇头，当目光落在风中摇曳的野草，种子去了该去的地方，便是最好的归宿。茭草入了牛腹，养活了生命；柏树立在山巅，守护了山河。一粒草籽的旅程，映照着一个时代的青春之光。而今山河渐绿，风沙渐息，或许某片甘肃的草甸中，还真有我当年采集的茭草的子孙在风中摇曳，以另一种形态延续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团员青年青年的热血与执着。一代一代人的使命与执着，不就是为了让万物各归其位吗？

这段往事，既是与苏丹草结下的生命之缘，亦是一场静默生长的自我修行。褪去青春年少的莽撞热血与初涉世事的敬畏之心，它馈赠我更